

Life
and Other Near-Death
Experiences

最后的岛上 最后一天

a novel by

Camille Pagán

【美】卡米尔·佩简 著 李旻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島上的 最后一天

〔美〕卡米尔·佩简 著

李旻 译

*Life
and Other
Near-Death Experiences*

*a novel by
Camille Pagán*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岛上的最后一天 / (美) 卡米尔·佩简著 ; 李旻译.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411-4575-9

I. ①岛… II. ①卡…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
当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6362 号

LIFE AND OTHER NEAR-DEATH EXPERIENCES by Camille Pagán

Copyright © 2015 by Camille Pagán

This edition is made possible under a license arrangement originating with Amazon Publishing, www.apub.com,
in collaboration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 21—2017—78

DAOSHANG DE ZUIHOU YITIAN

岛上的最后一天

[美] 卡米尔·佩简 著 李旻 译

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
责任编辑 奉学勤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30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575-9
定 价 36.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336

島上的 最后一天

「美」卡米尔·佩简 著

李旻 译

*Life
and Other
Near-Death Experiences*

*a novel by
Camille Pagán*

四川文艺出版社

这一切简直与《美食，祈祷，死亡》中的情节如出一辙。（《美食，祈祷，死亡》是美国文献类纪录片《1000种死法》第五季的剧集，节目于2008年开始播放，收集各种非正常死亡的案例，并进行相应模拟和介绍。）我确信自己从来不想搞砸任何事情，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就拿我的诊断结果来说，桑德斯医生竟无法鼓起勇气将它告诉我。

“恐怕是恶性的。”他坐在办公桌后说。

“恶性的？”我茫然地问。对我来说，这一天已经够艰难的了，即便之前护士打电话叮嘱我今天务必要来见桑德斯医生，我还是没能轻易说服老板让我提前下班。

“癌变了。”他纤薄的嘴唇紧紧抿着。

“你不会是说我得了癌症吧？”我问，试图弄清楚他所说的——确信这一定不是他想表达的意思。毕竟前不久他切除我胃里的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肿块时，他很确定那只是一个良性脂肪瘤，做手术只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嗯。恐怕是的。”他谨慎地看了看手上的报告，就好像他从来不是靠给人带来坏消息为生似的。

“我不明白。”我说。

“伊丽莎白。”他说着，上前拉起我的手。我意识到他侵犯了我的私人空间，猛地抽回了手，我对这样的“突然亲近”还无法做到轻易释怀，更不用说刚才他无意的身体语言或多或少地告诉了我，我已是将死之人。“你得的是皮下脂膜炎性T细胞淋巴瘤，这种癌症极其罕见，可一旦出现，病患通常是像你一样三十来岁的人。我担心它有迅速恶化的趋势，你必须……”

我再也无法专心听下去，脑中正经历着库伯勒·罗斯“悲痛五阶段”中的一连串反应：“否定”——没有人会叫我伊丽莎白，我的名字是丽比（丽比是伊丽莎白的昵称）。很显然，桑德斯医生说的是另外一个人。“愤怒”——他说他很肯定那个脂肪瘤根本没什么危险！现在可好，他该多感激这些年花那么多钱购买的医疗事故保险。“讨价还价”——如果我为给罹患癌症的孤儿募集捐款去跑马拉松，那么，我不仅会活下来，还将变得无比成功，就连奥普拉本人也会去推崇我的回忆录。我要开展一项提高公众意识的运动，通过呼吁赛跑和佩戴青绿色橡胶手环，寻求癌症疗法，这青绿色将成为全国关注这一癌症的流行色……我得的癌症叫什么鬼名字来着？“绝望”——我不会为寻求疗法而赛跑，因为我平时不跑步，甚至从不锻炼，这或许就是我的身体布满过度繁殖的病菌孢子的原因吧，还不到四十岁就开始痛苦无比。“接受”——不幸的是，“接受”本质上等同于“绝望”。我快要死了。就像当年我母亲一样。

桑德斯医生依然在喋喋不休，他显然注意到我正在盯着他发呆。“那么，说说化疗吧，我建议你——”

“不。”我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不？伊丽莎白，你最理想的存活手段就是尽快尽全力消灭癌细胞。我猜你见过最糟糕的化疗副作用，但对于淋巴瘤来说，治疗是可控的。而且，恕我冒昧，忍受治疗所带来的痛苦要比……好吧，要比未接受治疗好。”

“我不要治疗，”我说，“我不想做化疗，也不想做放疗或者别的什么。不做治疗能活多久？”

“抱歉，你说什么？”

“你应该感到抱歉。刚刚给我判了死刑。现在告诉我，不治疗能活多久？”

他一脸迷惑：“我得给你做个CT，看看癌细胞是否扩散到其他区域，不过就细胞活跃程度来说……呃，预计六个月至……嗯……很难说。当然还是有一些成功案例的，活得比预计期限长很多……”

“好吧，”我说着，从椅背上取下我的包准备离开，“保持联系。”

“伊丽莎白！我真的很想请你见一见治疗顾问——”

还没等他说完我就离开了。我的舌头上有一种冰冷的硬币的味道，就好像我已经同意化疗，有毒的液体已经开始注入我的血液。什么肿瘤医师、护士、放疗师、临终关怀师——这些癌症伙伴我都再熟悉不过，而且一点都不感兴趣，一点也不。

我的孪生哥哥，保罗，曾经对我说世上有两种生活态度，一种是健康地回避，另一种是“丽比之地”。他的理论是，为了正常生活，大多数人必须选择回避现实，或至少较大程度地回避现实。否则诸如非法雇用童工、战争、食物中的大量农药残留以及每天都离死亡更近等等可怕的现实会影响人类正常生活。

“但是对你来说，丽比，”保罗说，“整个世界都是小猫咪、彩虹和完美结局。这非常可爱，或许有助于良好睡眠。但我有时很替你担心。”

如果这话是别人说的，我一定觉得很受侮辱。保罗比任何人都了解我——比我丈夫汤姆，或许甚至比我自己都更了解我。我也比其他人更了解他，包括他并不引以为傲的小题大做癖好，即便这癖好可能让他成为非常优秀的，有着让人不安的预测市场崩溃和其他灾难的能力的一类人。这让我们俩珠联璧合。

成天沉浸在完美生活中的我却突然得了癌症对他来说该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在通往幸福的路上，我转错了路口，转进了死胡同。

当我快步走出桑德斯医生的办公室到达电梯口时，满脑子想的都是葬礼，就和那些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人一样。我平生只参加过一次葬礼，后来发誓再也不参加葬礼。

那是我母亲的葬礼。

那年保罗和我十岁，我们不敢在人前拉着彼此的手，只得一起挤在殡仪馆的角落里，他紧紧抓着我的裙子，我拽住他西服的一角。我们看着父亲跟这个人打招呼，跟那个人叙旧。偶尔有人凑到我们跟前拍拍我们以示吊唁，然后很快地离开。所有人都做了应该做的，感到宽慰不少。房间里的药水味令人窒息。很长时间过去了，又过了很久很久。终于有人把我们俩推到殡仪馆大厅的前方，母亲就躺在那里。

殡仪馆装点得有点像小教堂，我们被安排坐在前排我们父亲旁边，离棺材特别近。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双脚麻木，双手和脸颊感到刺痛，

而我的耳朵热辣辣的，好像因为知道坐在我们身后的人们都试图不看我们，但忍不住还是要看。

牧师在讲台就位，开始祈祷，祈求上帝欢迎“菲利普的妻子和保罗、伊丽莎白的母亲”去到她天堂的家。而我却向上帝祈求成全我跟母亲一起去天堂。我手上、脸上的刺痛说明我一定生了重病，祈求上帝带我去母亲那里，带我去见罹患癌症前的母亲，那个面带微笑没有病痛的她，伸手握住我的手——我只想去有她在的地方。

父亲做了发言。其他几个人也发了言。我记不清他们是谁，都说了什么。后来殡仪馆大厅冷清下来，这时保罗扯我的裙子，使劲扯，告诉我是时候了。

棺材只开了一半，好像母亲那一半被遮住的身体因为最终害死了她而见不得人。我告诉自己，假如不去看母亲，那这一切就都不是真的，是别人在经受这糟糕的事。

但是我必须看看她，因为这是我能在这世上看到她的脸庞的最后一次机会。

即便她已死去，皮肤上涂着厚重的水粉，两腮胭脂过于艳红，前几日在临终关怀院里面颊水肿涨大，现在已然凹陷，她仍然是那个在我需要安慰时替我擦干眼泪的女人，是那个为我把三明治切成我喜欢的小方块的女人，是那个告诉我她会永远爱我，甚至比永远还远的女人。

她看起来很好。当我伸手再一次轻轻触摸她，我知道生命中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都比不上这次诀别让人难以忍受。

我希望父亲因我触摸母亲而斥责我，可是那是当天第一次，他没

有抑制住情绪，抱住双膝哭泣起来，明显是为了孩子们而哭。

保罗在我旁边痛哭起来。他还紧紧握着我的手，紧得好像在灼烧。我没有让他停下来。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是没妈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彼此的唯一。

父亲载着保罗和我穿过整个州去埋葬母亲时，我决定这辈子再也不参加葬礼了。这几乎成了我的誓言：远房亲戚、朋友的父母或同事去世，我就寄去很大的花圈，搪塞缺席的原因。

待桑德斯医生办公室外的电梯门打开，这个下降的铁盒子把我送到楼下大厅时，我意识到自己无法再坚守这个已经坚守了二十四年的誓言。

我终将参加葬礼。而这次的葬礼是我自己的。

接着，发生了下面的事：

“汤姆？汤姆？”我使劲哭喊着，因为隐形眼镜掉了，我实在看不清在厨房餐桌那里转来转去的一团人影是不是我丈夫。

从桑德斯医生那里出来时，眼泪已然汹涌不绝。我能走出迷宫一样的医院大楼，穿过湖滨大道，在密歇根大街上叫计程车而没被公交车轧扁，简直是个奇迹。在将近五点的星期一晚上，我只用了半小时就到达我们在巴克城的高级公寓。一路上我越发心烦意乱。我想象着自己的人生——从全局来看——故事并不应该这样结局。我要学西班牙语，辞掉工作，出去看世界，或许领养一两个孩子（我好像无法怀孕，妇产科医生给我列过一些原因）。我们壁炉上陈放的骨灰缸里的骨灰至少应该是七十岁逝者的骨灰，而不是三十四岁。那壁炉也会变成仅属于汤姆的壁炉。

“因为婚姻问题难过？”司机一面问我，一面递给我一张纸巾。这让我哭得更伤心，因为我亲爱的汤姆很快就会知道自己要成为鳏夫了。汤姆那么爱我，那么勇敢。他不会让我看到他哭泣，但我能想象到夜里我醒来时，他坐在电脑前默默哭泣（他有失眠症，经常夜里两三点还醒着）。我想最为我难过的不是父亲和保罗，而是汤姆，因为

父亲和保罗已经经历过我母亲的去世，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直到现在，母亲的去世仍然清晰可感，好像刚刚失去一只臂膀。即便已经过去这么多年，我们三个人还是无法完全平衡或忽略这种痛楚。

“丽比？你还好吗？”汤姆冲向我，扶着我的双肩。谢天谢地，他的确在家。汤姆受雇于一家小型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公司，不需要严守“朝九晚五”的规定上下班。所以他通常在下午三四点就下班，在城里到处逛逛，然后晚上在家完成工作。

“汤姆！”我等待着，“这怎么可能发生呢？”

“丽比……”他小心翼翼地说，然后放开了我。这让我放松警惕，他不是应该撩抚我的头发，安慰我吗？

“你知道，不是吗？”

“我当然知道！”我的头嗡嗡晕眩着。我知道，但是汤姆怎么知道的？不是有法律规定，若未得到病人许可，医生不许泄露病人的病史吗？而且我上次手术前确实把他的名字写在了保密名单里。也许桑德斯医生觉得我疯了似的逃出他的办公室很不安全，于是联系汤姆要他注意我的动向？

“噢，天哪，”他说，“我不想这样让你发现。奥莱利说漏嘴了？”他问。奥莱利是他最好的朋友。

奥莱利怎么会知道我得了癌症？我开始陷入疑惑。我用夹克的袖子擦干眼泪，然后在厨房餐桌下面的抽屉里摸索我放的一副备用眼镜。被放在那里的剪刀扎伤后，我才找到眼镜。一只镜腿掉了，所以眼镜在我鼻子上歪斜着，度数也不合适了，不过足够让我看清汤姆那有一点受惊的表情。我的心脏跳动得厉害：原来他也没有我预先想象的那

么勇敢。“要坚强，丽比，”我为自己鼓气，“汤姆需要你。”

“只是我最近在看一位新的心理师……”他说。

是吗？不错。我没想到汤姆会去看心理师，不过这至少可以帮助他对我的垂死状态释怀。

“丽比，你听到了吗？”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问。

我眨了眨眼：“什么？没有。你说什么？”

“我觉得我也许是……同性恋。”

瞬间一个咒符降临，令我头晕目眩，我感到脊椎猛撞到冰冷的石台。

“噢，我的天！”我说着，将臂膀伸向汤姆。

“丽比，”他说，把我拉向他，“我非常非常抱歉。你还好吗？”

“我——我还好。”我说，因为通常别人问我这个问题时，我都会如此回答。

汤姆低头看我时，他眼眶湿润，噙满泪水。

“谢谢你，”他说，声音在颤抖，“谢谢你那么说。你很久以前就知道了，是吗？至少内心深处是这么觉得。”

直到那一刻，他说的每一个字都还在打击着我，而对于这些信息，我却无法消化一丁点。现在，我瞬间全部理解了。他疯了吗？我知道全球变暖会导致北极熊死亡，中国人口已经飙升过十亿，“rhythms”是英语里没有原音字母的单词中最长的一个。但我却不知道，我青梅竹马的恋人，这个我爱了二十年的男人（二十年！），竟然喜欢男人。

“不，不，不。”我说，我使劲把头缩回来，脖子都快缩没了，就像我在我老板杰姬又交给我一个离谱的差事时的反应（比如，她会说：

“丽比，用你那并不存在的午餐时间去给我买条奶油色、棕色圆点的

羊驼围巾，请别做那个缩脖子的动作好吗？看起来像只乌龟。”）。

“我并不是说我们的婚姻无法继续了，”汤姆紧紧地抱着我说，“我那么爱你，你是知道的。只是——我在努力了解真实的自己。这个问题我纠结了好多年，而且我……丽比，你要干什么？”

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回答他的问题，但我从他怀里挣脱，在另一个抽屉里摸索着。这个抽屉里放着家里的银器，它们还像八年前我们为注册结婚而购买时一样光亮崭新。我抽出一把叉子，仔细地欣赏着。它在厨房大吊灯的光线下闪烁着——请允许我，称它为灯饰艺术——即便我俩仍然在为他的研究生学费还贷，当时他购买此灯的花费也是不菲。

“只是——”我说，然后把叉子扎向他的手，当时他的手搭在大理石餐台上。

“啊！你这是干吗？”他叫道。叉子掉到地上，因而我知道它扎得不深。汤姆却来回地跳着，手在空中扇来扇去，像被烫着了，或者，被刺伤了一样。“我把整颗心都倾吐给你，可是你却像叉肉块一样伤我？你出什么问题了，丽比？”

“我出什么问题了？”我瞪着他，两眼发直，感觉有点野蛮，“我出什么问题了？！”

我的问题在极短时间内成了长串列表。以前，我的问题主要是无可救药的卷发，臀部过于丰满，裤子总是不合身，还有就是意识到虽然我还算擅长我的工作，但自从小布什上台，我就没真正喜欢过它。现在我的主要问题是，我将死于癌症，我想谋杀我丈夫，因为他喜欢那些与我的基因组成非常不同的人。

“你总是这样。”我告诉他。

他紧握着手，往后退了一步：“什么意思？”

我感觉自己的疯狂劲儿又来了：“总是抢我风头！”

我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至少明白他占了我吐露真情的先机并不应该成为我火上浇油肆意发作的导火线。但我似乎管不了那么多。就好像杰姬风格的喋喋不休式爆发附到我身上了。“每次都是，汤姆！”我尖叫着，他惊恐地盯着我，“每一次！”

高中时，汤姆在音乐剧《俄克拉荷马》中生动扮演克里的角色，备受好评，而我却被评价为未能很好领会劳瑞的角色，在与汤姆合唱时没能把表演带入完美终结。

婚礼上，他的私人定制礼服比我的婚纱要好看得多，这也是宾客们唯一能够谈论的话题。若有人能把我癌症确诊报告的恫吓偷走，那个人一定是汤姆。

现在，我知道，我知道：音乐剧？定制礼服？没错，丽比，你一定已经意识到丈夫并没有那么“直”？但保罗早就出柜，而且从一开始就感到自豪。我能分辨同性恋和异性恋。至少我认为自己能。

“我快死了，”我说，“我就要死了！”

“丽比，别那么夸张，”他说，“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也是。但如果你一直朝我叫喊，我们是无法继续下去的。”

“汤姆，”我看着最近刚磨锋利的牛排刀，它们吸挂在水槽正上方的磁铁架上，“别想太多，但在我做出任何令咱俩都后悔的傻事之前，你最好离开。”

他往后退：“丽比，你一点也不同情我吗？你知道那对我有多难吗？”

我已经努力了好几个月。”

多美好。甚至在我皮下的肿瘤刚从豌豆大小变为橄榄大小再到酸柠檬大小时，汤姆就已经开始不断完善“我要破坏我们的婚姻”的一席发言。我若怀了孩子，孩子也会从豌豆大小慢慢变大，和肿瘤的变化过程惊人地相似。

“汤姆，汤姆，汤姆，”我一边说，一边指着刀架顶部，上面满是灰尘，我决定过会儿去擦干净，“三分钟前你失去了寻求同情的权利。现在赶紧从我们家消失，不然我还要扎你。”